

异侠系列 《落星追魂》

# 碧眼金雕

中

萧瑟武俠精品系列  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白帝青后

金鷹擎天錄

龍騰九萬里

落星追魂

神劍射日

巨劍回龍

昆崙秘府

大漠鵬程

碧眼金雕

狂風沙

武林霸主

大澤龍蛇傳

追云搏電錄

淬劍練神

青衣修羅傳

I21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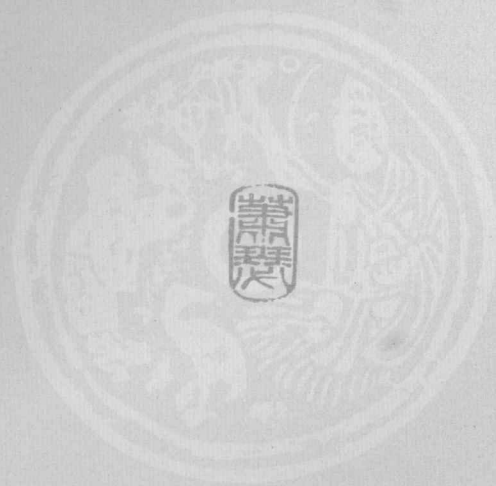
14

(2)

# 碧眼金雕

中

落星追魂系列《碧眼金雕》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## 目 录

- 第十三章 天山神鹰 ..... ( 317 )
- 第十四章 灭神岛主 ..... ( 341 )
- 第十五章 无情一剑 ..... ( 383 )
- 第十六章 冥空降术 ..... ( 402 )
- 第十七章 蓝泓宝剑 ..... ( 433 )
- 第十八章 幽灵大帝 ..... ( 453 )
- 第十九章 辣手毒妇 ..... ( 481 )
- 第二十章 毒门二老 ..... ( 516 )
- 第二十一章 五阴绝脉 ..... ( 541 )
- 第二十二章 白玉冷剑 ..... ( 570 )
- 第二十三章 碧眼尊者 ..... ( 592 )
- 第二十四章 万毒真经 ..... ( 614 )

## 第十三章 天山神鹰

巨石林立，高瘦的椰树在四周丛生着，一条溪水正自缓缓流过。

他目光所及，见到椰树之下有一幢茅屋，茅屋四周巨石高耸。

每一株石笋上都立着一只老鹰。

一眼望去，密密的苍鹰，有几十只之多，都正在剔着长长的翼上羽毛，石块之中，尚还残留着许多肉块、碎骨，看来是刚用完早餐。

石砥中微微一惊，忖道：“这些苍鹰都是灭神岛主所饲养的，她怎么也会驱鹰之法……”

就在他站立不动之际，“呱呱”数声，鹰群振翅飞起，朝石砥中扑来。

他忖道：“这么多的鹰，我一人怎能应付得了……”

大风刮起，翔翼挟着风劲，扫了下来。

他不及再加思虑，剑刃掠起，似电光划过空际，正好切过那只首先掠下的苍鹰翅膀上。

鲜血洒落，那只老鹰悲鸣一声，一只右翼被削断，斜飞而出，跌落小溪之中。

眼前乌黑的长翼闪动，头上风声飒飒。

石砥中大喝一声，剑刃布起一层光圈，护住身外。

那些老鹰见到剑芒闪烁，寒气森森，齐都高飞而起，盘旋于空中。

石砥中吁了口气，脚下移动，朝茅屋跃去。

谁知他脚步方一移动，一只灰白的巨鹰突自茅屋里冲出，长鸣一声，自空急泻而下。

石砥中只觉钢喙似剑，犀利无比地射到。

他轻哼一声，剑旋半弧，斜划那灰鹰腹部。

他剑式飞快，岂知那只灰鹰竟似通灵一样，双翅一展，庞大的躯体已腾空而起。双翅迅捷飞掠下，向他头上抓到。

石砥中心里一惊，忖道：“这灰鹰下击之式，真似天山‘天禽剑法’中‘鹰搅苍宇’之式。”

这念头有似电光掠过脑际，他头一沉，长剑斗然上刺，一式“鸿飞冥冥”挥出。

他现在的功力非同小可，这一式天山镇山剑法，使出来较之任何天山高手都要犀利。

剑刃咻咻划过，几片羽毛落了下来。

那只灰鹰一敛双翼，长鸣一声，俯冲而下。

就在此时，群鹰翔空云集，也都急冲而下，向各个不同之方位落下，尖喙似剑射到。

石砥中悚然大惊，生似陷身于数十名剑手的剑阵之中，较之遇见四大神通的剑阵尤有过甚。

未能容他细细端详思量，他运剑一立，浑身真气自每个毛孔逼出。

刹那之间，他全身的衫袍高高鼓起，坚愈铁石。

一剑引出，“将军盘岳”、“将军弯弓”、“将军挥戈”，漫长的剑气弥然发出，剑虹蓦然暴涨。

“呱呱”怪叫，残羽飞散。

刹那之间，鹰群飞散，落得一地的鹰尸。

石砥中满面红晕，身上的衣服溅得数点鲜血。

他抬头望着飞去的鹰群，吁出一口大气，收回护身的气功。这三个剑式施出，使得他真力消耗不少，低头看到地上的鹰尸，他忽地想到自己在天山时，天山老人对他所说的话来。

他忖道：“这些老鹰莫非师祖天山神鹰所养的……”

他这念头还未想完，突地茅屋的柴扉一响，里面走出一个枯瘦高大、满头白发、白髯垂胸的老者来。

他手拄一根拐杖，佝偻着腰，跌跌撞撞地走到门口，嚷道：“谁敢杀我的鹰儿？谁敢杀我的鹰儿？”

他急促地喘了两口气，看到了石砥中，叫道：“原来是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子！”

他一提拐杖，狠狠地朝地上一顿，怒嚷道：“你看我快死了，来杀害我的鹰儿，那死贱人倒又找了个好面首。”

他连咳两声，吐出一口痰来。

倏地只见他撮唇怪啸，那些翔空的老鹰齐都落在茅屋之上。这老人右手持的拐杖上，停着刚才那灰翼勇猛的大鹰。

他伸出左手轻轻抚摸了一下灰鹰的羽毛，自袖中掏出一枝短笛来。

但见他横笛于唇，一缕清音袅袅飞出。

石砥中剑眉微皱，缓缓地向茅屋行去。

他走到那小溪旁一块平坦的大石上站定身子，扬声道：“老前辈，在下来自中原，是要……”

笛声一转，急促的音韵，泛起无数的杀伐之声。

群鹰怒鸣，一齐飞起……

“呱呱”之声掩住了他说话之声，那些苍鹰三三两两的成群滑翔于空中，朝着石砥中怒鸣。

笛声急转直上，颤音几缕，穿过鹰鸣之声传来。

空中鹰群倏地往四外一散，回旋飞舞，交错不停，风声飒飒里，逼近了石砥中。

石砥中只觉眼花撩乱，看到那些苍鹰三两成群，仿佛是要扰人眼目，以便乘隙攻下。

他右剑平胸，左掌贴住小腹，凝神静气，如同面对绝顶高手。

因为他知道现在鹰群有人指挥，若是自己稍有不慎，便将被鹰爪撕裂。

突地，那只灰鹰长鸣一声。

风声飕飕，巨翼掠空，自侧面有几只苍鹰平翼扫下！

石砥中身形未动，一剑斜分，急撩而去。

就在他出剑之时，眼前尖喙急冲，朝他面门啄到，迅捷无比。

他上身一仰，剑尖一抖，颤出一缕凄迷的剑影。

风声急啸，身后巨爪似钢，击将下来。

这似是连环的三式，以不同的方位，不同的方法，击出这密若铁桶的混合一击。

石砥中只觉身外狂风飞扬，已欲将他刮得乘风飞去。

那锐利的钢爪，已将碰及他的后领……

斗然之间，他大喝一声，身形斜穿而出，左掌倏然翻出，一股刚劲的掌风劈将出去。

他剑式运行，走的乃是昆仑路子，迎着那急速冲到的苍鹰连挥六剑。

剑芒霍霍，羽毛飘飘，狂风回旋，击得小溪中的水珠都迸溅而起，溅得石砥中一头一脸都是。

那些苍鹰一击不中，立即便振翅直上，是以轮回不停，分别以尖喙，钢爪、巨翼，冲击而下。

石砥中必须随那冲击而下的千钧风力，防备自不同方向攻来的苍鹰，直把他累得头上冒出汗珠。

他若非仗着昆仑轻功神妙，能够飞快地移动身形，早就被这种围困合击的鹰阵所伤。

他咬了咬嘴唇，忖道：“我倒想问清这白发白须的老人，是否乃是失踪数十年的师祖天山神鹰，但是这连绵不断的攻击，叫我怎能够住手？若是施出剑罡与‘般若真气’的话，又恐怕他真的是师祖。”

他大喝一声，长剑划开一个大弧，喊道：“老丈，你先叫这些苍鹰停一下，我要问你两句话……”

那老人仍然横笛于唇，吹着短笛，并没有回答他什么。

石砥中怒喝道：“你再不停，我要这些老鹰死得干净。”

那老人仿佛石头雕成的一样，没有动一下。

石砥中咬一咬牙，正要施出剑罡之际，突地身后风声一响，急射而来。

他身形一转，未能聚劲凝气，发出剑罡，手腕一麻，已被那急掠而至的灰鹰将手腕抓伤。

他闷哼一声，一个肘捶击出，击中那灰鹰腹部。

那灰鹰低鸣一声，一沉之际，立即升将起来，双爪之间，已将石砥中的长剑抓住，飞向空中。



石砥中右臂衣衫撕破，血迹立即渗到衫上。

他深吸口气，双足如同钉在石上，左掌一翻，潇洒地拍出一掌。

“般若真气”弥然发出，宏阔的气劲嗤嗤直响。

“呱呱”怪鸣，四只飞在他头上丈许之处的苍鹰，齐都遭到这沉重的一击。

羽毛飞得半空都是，那四只苍鹰敛翼坠下。

石砥中急喘口气，目光掠过溪中血红的流水，那是鹰尸落在水中所致。

那老人浑身颤抖，目中泛出泪水，苍白而枯瘦的脸上现出红润之色。

他向前急跨两步，笛声一转为悲惨之音，细若游丝地颤行于空气中。

那些苍鹰也都和声悲鸣，回旋空中。

石砥中惻然地道：“老前辈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那老人双眉倒轩，笛声急转刚强宏亮，杀意蕴于音韵之中。

石砥中见到头上鹰群急旋而下，看来又要展开一次攻击，他右手伸进怀中，掏出那枝金光灿灿的短戈出来。

他知道自己若以肉掌相对，绝无法应付这再一次的攻击，因为他不能尽以威力无比的“般若真气”应敌，那会使他真力消耗殆尽……

鹰群一旋，飞落而下，又将猛攻冲击。

突地，那老人大喝一声道：“回来！回来……”

他向前走出数步，颤声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你怎会有这支金戈！”

石砥中一愕，道：“在下石砥中，乃是昆仑弟子。”

那老人愕然道：“昆仑弟子？”

他咳了两声，怒道：“昆仑弟子怎会有金戈？”

石砥中目放精光，大声道：“在下乃石鸿信之子，也是天山掌门之人。”

那老人浑身一颤，道：“天山掌门？你是天山掌门？”

他斗然脸上泛起一瞥黯然之色，喃喃道：“我也是天山掌门，天山掌门，那石鸿信不是我的徒儿吗？”

石砥中欣然道：“前辈就是天山神鹰了？”

那老人喃喃念了一下，一挺腰肢，沉声道：“天山神鹰就是我！”

他话刚说完便脸色一变，口吐鲜血。

天山神鹰心神激荡，吐出一口鲜血。

石砥中赶忙跃身过去，道：“师祖，您……”

“不要慌，不要慌……”

他轻轻摸挲着金戈，喃喃道：“苍天有眼，让我在死前还能看到金戈，天山有幸，能出了你这么个好弟子。”

石砥中只见这苍老的天山神鹰，脸上皱纹深刻，雪白的胡须上沾着血迹，佝偻着的腰背，令人有一种深沉的感触。

他暗叹口气道：“师祖，你怎么了？”

天山神鹰摇摇头道：“我本当早就死了，一直在苟延残喘，为的就是这些鹰儿，还有我天山之事，现在……”

他惨笑道：“我就算立即死去，也会瞑目的。”

石砥中皱眉道：“师祖您别这么说，今日我石砥中既然来了灭神岛，非要救您出去不可。”

天山神鹰凄然苦笑道：“进屋里去，我要问问你天山近况。”

石砥中伸手要扶他，天山神鹰双眼一瞪道：“我不要人扶，我还没死！”

他拄着拐杖，走进茅屋。

石砥中跟随而去，他一进屋里，只见一个土炕，炕旁一个火炉，里面烤着一条鹿腿，在炕上还有一个大缸子，里面装着冷水。

他的目光一掠而过，便转到炕边的土墙之上。

墙上的血迹斑斑，都成了褚黑之色，室内阴暗，更使人有种凄然之感。

天山神鹰在炕边坐下，苦笑道：“十八年来这儿都没人来过，你就坐在炕上吧！”

石砥中拱手道：“谢师祖赐坐。”

天山神鹰挥了挥手，叹了口气道：“三十年这非人的生活，使我已变成活死人一样，我简直不能记起天山，不能记起中原。”

他那低沉沙哑的声音，在屋内回荡着。

深沉而寥落的气氛，霎时笼罩着整个茅屋中。

石砥中默然凝望着天山神鹰，他几乎不能说出有关自己与天山所遭遇的事。

这种凄凉的情景，使他忆起遇见天山老人时的情形来，那也是一样的苍老而孤独的老人。

天山神鹰重重长叹了口气，垂下苍苍白发的头颅，轻声道：“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头已百年身……”

石砥中道：“师祖您不用伤感，今日能遇见您，确实是不易之事。”

天山神鹰抬起头来，睁开满含泪水的眼睛，问道：“呃！我还没问明白你怎会到这岛上来？”

他似乎是忽然想到什么，愕然道：“你是说你已成了天山掌门？难道我那徒儿已经……”

石砥中黯然道：“师伯已经驾鹤归西了，徒孙此来一方面是受他老人家所托付，二方面是家严也困于岛中。”

天山神鹰浑身一震，道：“你是说他已经死了？我那二徒儿也被困岛中？”

他话刚说完，便又吐出一口鲜血，洒溅在地上。

石砥中双眉轩起道：“师祖，您老人家是否身受重伤？可要徒孙……”

天山神鹰摆了摆手道：“你不要急，我这是色癆之疾，加上被那贱人将筋骨挫伤，以致每天都要昏迷一个时期。”

他急喘两口气，继续道：“刚才我以为你是那贱人派来的，杀了我那么多鹰儿，所以我拼了老命吹笛。”

石砥中歉疚地道：“师祖，我不知道是您老人家饲养的。”

天山神鹰叹道：“唉！这又怎能怪得了你，我那些鹰儿都是辛苦饲养，深通人性，三十年来的枯寂日子都是靠它们。”

他擦了擦挂在脸上的泪，道：“若非它们，我早就死了。”

石砥中顿足道：“徒孙该死！”

天山神鹰漠然道：“这也好，反正我也活不过几天。”

他闭上眼睛道：“徒孙，你已经探知你父亲的下落？”

石砥中点头道：“徒孙已知他老人家是被困于镜湖之上。”

他又悲愤地道：“他老人家日夜都要受那虫蚁之毒，眼望解毒之草，而不能取到。”

天山神鹰目中流出泪水，颤声道：“我可怜的徒儿！”

石砥中倏地又想到一事，他问道：“师祖，您的病是否有药可……”

天山神鹰摇摇头，凄然道：“就是天仙下凡，也难救我了，我这已非药石能以奏效。”

他睁开通红的眼睛道：“徒孙你的武功是谁教的？据我看来天下具有此武功者寥寥可数。”

室外鹰鸣悲苦，他黯然长叹了口气道：“这些鹰儿跟随了我几十年，我眼见它们长大，眼见它们死去，又眼见雏鹰成长，现在又看见它们死去。”

他声音很快地转为硬朗道：“那贱人三番两次地要来逼我，幸得鹰儿将她击退，而你却能独立破去我的鹰阵，这种功力，也堪使我欣慰的。”

石砥中方要说话，天山神鹰止住他道：“现在先听我说，因为我说话的机会太少了。”

他忽地脸上神色一变，肌肉一阵抽搐，全身一阵颤抖，躺上炕去，朝着墙壁便是一口血痰吐出，然后昏迷不醒。

石砥中惊得跳了起来，他一把抓住天山神鹰脉门，只觉脉搏跳动快速无比，然而却又微弱得不觉跳动。

他对于医药问脉之学，一窍不通，直急得抓头搓手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他曾想到以内力替天山神鹰疗伤，但却恐因内力之加入而促使这衰老的老人更快速死亡。

他摸了摸包裹，却没有找到一点可以帮助之物，也没有什么丸药。

慌乱之中，他不由想起东方萍来。

他暗忖道：“现在若是萍萍在此，她有什么金梧丸、银梧丸

可用，只是我对这个一点都没办法。”

正在他束手无策之际，天山神鹰咳了两声，急骤地喘着气。

石砥中焦急心神，稍为安定，他轻呼道：“师祖……”

天山神鹰枯瘦的手缓缓伸出，抓住石砥中，睁开眼睛道：“徒孙，记住，一定要杀死那贱人，她……”

他那微弱的声音斗然又转为硬朗，喘着气道：“她会迷阳之法，你要小心点，千万不要看她的眼睛，要下狠心杀了她。”

他说到最后，咬牙切齿，右手抓住石砥中，握得紧紧的。

那枯瘦的手上，一条条青筋露现，皱纹重叠。

石砥中只觉心中泛起一股难受，直想哭出来。

他咽声道：“我一定会杀了她……”

天山神鹰露出一丝浅笑，沉声道：“我一生只做错一件事，但是以三十余年的岁月来忏悔，所以，你要小心为人，切莫蹈我覆辙。”

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本门的许多武功手芟，都已被那贱人拿去，我看你的武功博杂深奥，也用不到了，至于那些鹰儿……”

他自言自语道：“它们本该遨游天空，凭风飞翔的，我又何必再困住它们呢？让它们去吧！”

石砥中心里沉重无比，默然地望着这衰老瘦弱的老人。

他不敢说话，以免打断这老人的冥想。

天山神鹰叹了口气道：“你将我那枝短笛拿来。”

石砥中局然道：“您不是放在袖中吗？”

天山神鹰道：“移动着颤抖的手，自袖里掏出短笛，摆在唇上吹了起来。

幽清凄楚的一丝微音颤出，似是细流如泪呜咽而过。

含着悲悼的音韵回绕着阴暗的茅屋，不停地回荡、回荡……

石砥中听到笛声里似是含有生死诀别、悲泣互诉的意思，他仅倾听了一下，便沉没于低幽的音韵之中，整个心灵都绕着笛音回旋。

泪水两行，自他眼眶流下，缓缓落在脸上，又滑落襟上。

久久，笛声一断，天山神鹰那微弱的沙哑声音又响起。

他轻声道：“孩子，你又哭什么？快去，替我出去屋外看看，那些鹰儿是不是都走了？”

石砥中擦了擦眼泪，依言走出屋外。

他只见茅屋顶上栖息着那只灰鹰，其他的苍鹰都盘旋于屋顶的空中，回旋飞舞，似是不忍离去。

他说道：“师祖，还没有走！”

笛声响起，一连几个连音，高耸入云，尖锐刺耳。

空中鹰群“呱呱”叫了几声，又在低空回旋了两匝，方始振翅远飞而去。

石砥中只觉心中波潮汹涌，遏止不住激动的情绪。

他忖道：“像这等扁毛畜牲也有感情，不忍离开主人而去，非要示以决裂之情，方始依依不舍而去。”

他垂下头下，缓缓地行进屋里。

天山神鹰老泪纵横，将短笛递给石砥中道：“你将这个拿去，我也没有其它东西可以送给你。”

他摸挲了短笛身，哑声道：“这短笛随我四十余年，你抚笛当念及我一生如此的下场。”

他两眼睁得老大道：“见到你爹时，就说我对不起他。”

石砥中还没答话，身后风声一响，他急忙回过头去，只见

那只灰色的大鹰低掠进来。

天山神鹰苦笑道：“大灰，大灰，尔又何必如此，走吧！”

那只大鹰低鸣一声，摇了摇翅膀。

天山神鹰脸上泛红，颤声道：“徒孙，我……我死了，不要……”

他艰难地道：“不要移动我……就让我躺在这里……”

他急促地喘了两口气，话声低弱，终至不可闻，眼角还挂着两串泪珠，便瞑目死去。

石砥中只觉心痛如绞，不禁放声痛哭起来。

那只灰鹰丧鸣三声，掠出屋外。

石砥中默然哀悼了一下，只听茅屋外，鹰鸣怨苦，绕屋不歇。

他手拿短笛，也跃出屋外，只见那只灰鹰绕空打转，悲鸣不已。

他叹道：“鹰呀！鹰呀！你是痛哭主人的死吗？不要再如此了，你去吧！”

那只灰鹰长鸣一声，直冲云霄，斗然直泻而下——

石砥中愕然不知这鹰为何如此，却已见那只大鹰如同殒石坠地，撞死在茅屋前的一块大石上。

鲜血溅起，羽毛散落。

石砥中亲眼目睹这灰鹰壮烈的自杀殉主的一幕情景，有似巨锤重击心头，久久未能使心境平复下来。

他木然地站在茅屋之前，阳光投射在他修长的身躯上，把影子拖在地上，愈拖愈短……

日正当中，他也没有移动身子，不知不觉中，他的泪水已沾满了衣襟，脸上的泪被微风吹干了，又是两行泪挂了下来。



久久，他叹了口气，走上前去，捧起那鹰尸，走进茅屋里。他将室内炉火灭了，把鹰尸放在炕边，默默哀悼道：“师祖，安息吧，我一定会替你报仇。”

他望了室内最后一眼，走出屋外，立在茅屋前大石之上。他聚气凝神，双掌一合，倏然脸现红晕，缓缓地一挥而出。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宏阔沉重的佛门般若真气击在茅屋上，立刻便塌了下来。

灰沙泥块溅起老高，又落了下去，霎时成了一座大坟。

石砥中俯下身来，只见大鹰撞上的那块巨石，上面碧血点点，鲜艳夺目。

他伸右手食指，聚劲于指尖之上，刻了几个字：“神鹰及其故主之墓。”

轻轻拍了拍手，他将巨石拂了下，举手一挥，深埋土里的石块齐着泥面而断，飞落大坟之上。

石砥中立起身来，仰望悠悠苍天。

只见云片飘荡碧蓝的穹苍，太阳已将行至中央。

他轻叹口气，走到溪水边将长剑拾起，朝岛中而去。

一路上丛草蔓蔓，椰树高耸，他心中只觉郁闷难禁，几欲挥剑，将那些椰树都斩得干净。

思绪纷乱中，他突地想到了金戈之事，暗忖道：“刚才师祖不让我说话，竟然忘了问他关于大漠鹏城中之事，不知他是否已经找到破解戈上文字之法？”

就在村思之际，眼前突地出现了一抹高峰。

苍翠的山峦，浮现在白云之中，看不见峰顶。

他精神一振，知道这峰峦之中，必是那千毒郎君所言之镜湖了。